

三代之间我的外祖父

□ 杜洪灵

特殊日子

特殊体验

□ 周锦尉

学生时代，我忙于学业和游泳训练，平时干些买米、买煤饼的力气活，过年帮爸妈“掸尘”搞卫生。农场返沪进了报社，工作很忙，时有出差，“买汰烧”基本不沾边。与父母分开住以后，妻子尽管也很忙，但为了支持我的事业，把家里的“内政外交”都揽了下来。下厨几乎与我不相干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：鼠年的春节马路上冷冷清清，几乎空无一人；原本订好节日期间的亲友聚会退了；已付好款、签订好合同的国外旅游被取消了；坚持了十多年的游泳锻炼也按下“暂停键”了。

“宅在家、不出门”，保护好自己，就是特殊日子的特殊任务。那些日子，我讲课、评审论文的任务没有了，写作也少多了，除了每天从广播电视和手机中关注防控疫情的进展外，白天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，晚上看看热门的电视剧。还能干点什么呢？妻子提出可以学学厨艺，我想，这倒是好主意，也好帮她减轻一日三餐的负担。

老有所为

“草根画家”

□ 胡海明

2019年12月出版的虹桥镇社区报第五版整版刊登了一组画风质朴生动，题为“遵守文明自律16条，争做文明闵行区”的系列炭笔漫画，在闵行区虹桥镇龙柏二村居委受到社区居民热议。这组集教育性、思想性、幽默性为一身的系列漫画作品的作者并非出自专业画师之手，而是由居住在该社区的“草根画师”、今年已经七十四岁的吴惠隆老人精心创作的。

吴惠隆老人2004年退休前曾是本市一家沪港合资企业的办公室主任。年幼的时候，吴惠隆就喜欢看书，常常去弄堂口的小人书（连环画）摊花上一二分钱看上二三本小人书，一呆就是老半天。一些连环画大家如顾炳鑫、刘继卣、贺友直、赵宏本、颜梅华等创作的《渡江侦察记》《东郭先生》《山乡巨变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《白蛇传》连环画鲜活生动，人物造型栩栩如生，常令吴惠隆爱不释手。漫画大家张乐平先生创作的《三毛流浪记》，更是他喜欢绘画的催化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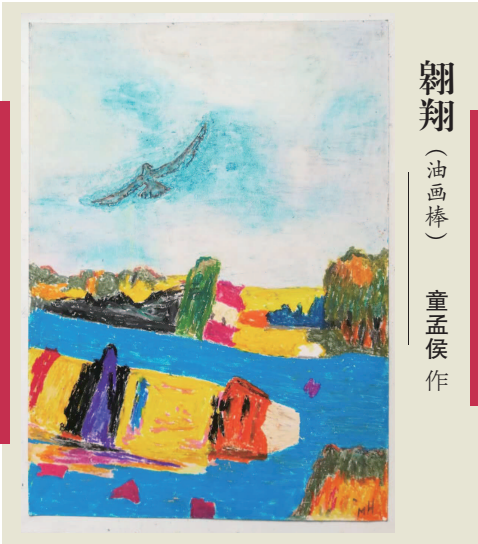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是耳濡目染，受到大师作品熏陶的缘故，吴惠隆热爱绘画的愿望与日俱增。在上小学美术课的时候也会像模像样，一笔一画，临摹课本上的绘画作品。久而久之，没有一丁点绘画基础的吴惠隆渐渐悟出了绘画的技巧。工作后，吴惠隆喜欢绘画的兴趣丝毫不减，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素材都成了吴惠隆“写生”的对象。有了一技之长总要有用武之地吧，于是，公司里的黑板报就被他“承包”了，成了吴惠隆创作的“专属领地”。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，

妻子退休后在上海老年大学烹饪班学过，做的菜很受家人欢迎。现在好了，“师傅”就在身边，我也有时间学。她说，宅在家也要注意营养，荤素搭配，吃得好一些，你就从每顿的三菜一汤开始做起吧！家里每个月总要吃一次红烧肉，加上鸡蛋、百叶结或栗子，我和儿子都喜欢吃，就从学烧红烧肉这道菜开始。我在冰箱里拿出五花肉，化开后洗净，第一次切肉，小了点，妻子在一旁说，“切宽一点，再薄点，味道可以烧进去。”肉切好后，我把它放在开水里焯一下，备用。铁锅里放油，将煮熟的鸡蛋放在油煎一会儿，蛋皮变金黄，取出。再将葱段、姜片和肉倒入，中火煸炒，随后加入黄酒焖一下，再加老抽、生抽、冰糖、八角、香叶和开水，水要略多加些，大火烧开后，用小火煮。待肉约八分熟，再加鸡蛋、百叶结等，肉酥了，收汁，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就出锅了。

接着，一天又一天，妻子又教我学做一直喜欢吃的四喜烤麸、青椒牛蛙、红烧河鳗、蚝油牛肉、生煸草头、香肠咸肉菜饭等。儿子用餐后评价说“不错”，更增加了

我学厨的信心。想想也是，“行行有学问”，不说饭馆厨师手艺高超，就是家里每顿饭菜也需掌握不少要领。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烹饪仍要“少盐少油少糖”，油放多了味道好，但会损害健康。又如绿叶菜要大火快炒，避免维生素的流失。妻子还传授了不少从我父母那里学来的小窍门，比如，虾腹部的一根黑筋要用针挑出，避免腥味；蛏子烧得“饱满”，需先割断壳的链接处；素鸡要烧得嫩而着味，油煎好，放入冷开水浸泡后再烧……

下厨，有三点感悟：其一，烹饪之中有文化。可找回“孩提时的感觉”，也怀念起父母掌勺时的宁波菜和本帮菜的味道。其二，夫妻之间互帮互学，宅在家的话题更多，情意更融洽了。其三，增强了家庭的意识和责任。开门七件事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都与“吃”相关。大半一辈子拿笔杆子的我，学着做菜，既增添了生活的乐趣，又提高了生活自理的能力。



□ 薛全荣

曾经逆行，而今班师，却有万般不舍。

当时，江汉三镇、荆楚大地，狼烟四起、风声鹤唳、病毒肆虐。一声令下，数以万计的白衣天使，义无反顾，奔赴与死神抗争的火线。

疑似、确诊、重症……方舱、雷神、火神……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在最需要的地方，在最紧急的时刻，有了这些最可爱的人。

检测、注射、吸痰、喂药，插管、上呼吸机、抢救，零距离接触，纵然有被感染的风险，却视危若安，毅然决然，毫不退却。

口罩勒破了脸颊，盔甲重如铁衣，隔离服密不透气，少吃少喝，疲惫负重工作，虽然难忍难熬，为了病人、为了战胜疫情，心有所甘、毫无怨言。

有内心的柔软，有些许的后怕，有儿女情长，有美好的憧憬，更有对生活生命的渴望。

然而，疫情当前、人命关天，念兹在兹，毫不犹豫。

五十多个日日夜夜，千千万万个点点滴滴，病人病情的方方面面，烙印深深，刻骨铭心。

终于班师，却难舍，痊愈病人的微笑，患难之时的情谊，飞舞烂漫的樱花，江汉大地的柔美，荆楚人民的深情。

虽然班师，不想赞美，不想庆胜，不想炫耀，更不想鲜花掌声，毕竟，代价沉重如山。

愿人类再也没有这样的战“疫”。

第一次见到外祖父，是我高中毕业后的1980年秋冬。在我的印象里从来就没有他的形象，也包括外祖母。没有人主动讲起过外祖父，比起爷爷奶奶除了陌生，还比较神秘。跟他接触多起来还是学医回来以后共同生活的日子，平时见他寡言少语，精神抖擞，坐如钟，站如松是他的写照。我常常看见他在书桌边端坐，极认真地抄写报纸中的生活小常识、种植技术等，80多岁的老人写的字工工整整。只一次，弟弟年幼调皮动了他的书报，他生气时暴露了他军人的身份，让我产生了畏惧之心。

对他历史的了解，还是我入党的时候，组织要求提供外祖父的材料，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教师，在学校期间资助过学生罗瑞卿大将等。在中共地下党引导下弃教从戎，毕业于黄埔六期，成了职业军人。抗战时期，戴安澜将军率领200师远征滇缅，外祖父任副师长一起出征。

我的母亲苏安华，华西医科大学1959年毕业，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，率先响应党的号召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第一个被分配到了重庆南川县。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建了妇产科，开展了许多外科手术，成为当地一名著名的妇产科医生，曾荣获四川省先进工作者称号，1983年当选为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先后出任三届省人大常委。母亲在感谢党和人民培养、鼓励的同时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！党组织调查了我外祖父的情况，明确定性了其抗战救国的历史问题。我母亲于1983年光荣入党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父亲作为一名优秀的科技工作者，因为改良了苏式喷雾器等，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，不到22岁便成为入党对象，但由于我外祖父的关系而搁浅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父亲又获得了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。终于，他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他一生的心愿。

1985年，不到22岁入党的我，成了父母眼中的骄傲。

我和外祖父生活的时间短暂，平时交谈极少，提到最多的就是在缅甸对日作战之艰辛。记得他讲起一次战斗中，周围的将士全部牺牲，他因为手指致残埋在土里幸存下来。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把他当“另类”看待，这种逆反心理作祟不愿听其讲述。外祖父对我还是比较客气，一是在他的观念里比较喜欢女孩子学医、做教师，二是我对他的抵触情绪相对弟弟来说稍低一些。父母总是在教育我们善待老人，帮助弱者。我们与三位老人、三个孩子，一家八口，和睦相处。

外祖父年迈住进我们家时，父亲和我先生为他洗浴照顾，他总是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。可惜在我儿子出生后不久，他便有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表现，直到九十多岁谢世。多年以后，我们去了广州，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，看到了黄埔六期外祖父苏钧（苏志宏）及黄埔二期姨外公李郁文的名字时，才感觉我们痛失了更多了解外祖父生平的机会。

2015年4月，我母亲与戴安澜将军女儿在上海相聚，两位老人相谈甚欢，尤其是都亲身经历了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成长的经历，感恩之情溢于言表；同时，都因为对长辈的了解甚少，深感遗憾。今借外祖父诞辰120周年之际，追忆众多抗日救国将士之壮举，激励后辈继续报效祖国和人民。